

●“怀旧”的起源是士兵的臆想症

蔡崇达火了，这位“80后”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主编推出了他的首部个人散文集《皮囊》，积攒着他刻骨铭心的经历往事，高挂在各大排行榜的首位。

与此同时，作家封原结束了今年第22场展览，他的展品是一个个专属于“80年代”的老物件：不倒翁、铁皮盒、小霸王游戏机……

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人，拥有共同的标签：怀旧。

怀旧正成为这个时代的话题。

日前，新浪网一项2493人参与的调查显示，43.7%的人有时怀旧，37.5%的人经常怀旧。

“如果说怀旧成为一个社会问题，那现在确实非常流行，但是说全民怀旧，这个概念还不准确。”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专门研究怀旧问题的专家赵静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
根据赵静蓉的研究，怀旧(nostalgia)一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，nostos意即回家，algia指思慕回家的痛苦状态和焦虑感。1688年，瑞士医生J·霍弗尔(Johannes Hofer)把这两个词根连接起来，首次铸造了nostalgia一词，专指一种痛苦而强烈的思乡病。这是一种臆想症，主要发生在那些服务于欧洲统治者军队的瑞士雇佣兵身上，患者产生幻想，分不清现实与幻想、过去与现在的关系，唯一的念头就是回归祖国。

自17世纪晚期到21世纪初，怀旧经历了一个由生理病症转变为心理情绪再变为文化情怀的过程，怀旧研究的领域也从病理学拓展到心理学乃至社会学。至今，怀旧一词已完全突破了医学和军旅生涯的框定，转而指向一种较为温和的不适感。

“中国从来都不缺乏怀旧的经验”和“资源”，比如学衡派(反对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复古流派)，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运动，都是在文化受到冲击的时候，转而在传统寻找资源的行为。”赵静蓉说。

“怀旧思潮的兴起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。”赵静蓉说，改革开放以后，现代社会飞速发展，原先的一分钟和现在的一分钟，密度是不一样的。人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，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，才能完成工作和继续生活，这种压力和冲击更容易让人们产生观念的错位，从而产生怀旧。

“在信息时代下的怀旧，也出现了新特点，那就是怀旧的对象非常复杂。”赵静蓉说，原先的怀旧对象比较统一，但是现在的怀旧对象非常丰富，不局限于一个时代，更不会局限于一件具体的事或者现象。

●差距生出不平，怀旧成为排遣

“差距”似乎是导致怀旧的主因，不同时代所感受到的差距，又是不一样的。

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心理学教授、中国全民健身网首席专家肖汉仕说，当人们心理上遭遇失衡，怀旧就会作为一种心理调适的方式从中获得安慰。

济南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张洪涛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他说现在中老年人怀旧已经成为一种思潮，“人越老，或者迈向下一个不同阶段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回首过往。”

“比如会怀念毛泽东时代，年长者回忆起那个年代，常说他们那时多么老实，工作多么认真，一心服务社会，而现在他们的下属却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年龄的代沟，思想的不统一，很容易导致怀旧。”张洪涛说。

而对于“80后”怀旧的现象，张洪涛认为，从压力导致怀旧的意义来说，“80后”承担着巨大的压力，而且经历着生活中相当大的差距。之所以有“全民怀旧”的说法，是因为30多岁的“80后”在舆论中发声多，最受关注。

因为看了一个关于学生时代的视频，从2007年开始，封原开始收集上世纪80年代的物件：海魂衫、梅花运动服、回力鞋、红领巾，甚至一辆老式自行车。1982年出生的他感觉自己已到中年，他突然觉得，小时候的东西，能让他保存最美好的记忆，因为那是一个被宠上天的时代。

“我四岁那年，我老姨给我买了个小熊照相的玩具，10块钱，那时候工资才25块钱，但是没有人认为那是个疯狂的行为。”封原说，“因为我们这代大多是独生子女，得到的关爱非常多，那时候甚至有部影片叫《中国小皇帝》，这是特定时期的感受。”

“然而走向社会后，‘80后’却成了最难受的一代。”蔡崇达说，在他们刚毕业时，很多好岗位已经被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填满。他们是理想膨胀的一代，却被现实狠狠撞击。

“小时候的快乐时光，是最好的减压方式，怀旧上升到了心灵治愈的高度。”封原说。

根据一项对于“80后”的民间调查显示，35.4%的人表示“通过怀旧可以寻回失落的精神家园”，32.3%的人认为怀旧是“对一个行将结束的人生阶段和时代的总结”，还有22.8%的人认为这是由于“80后”心理还未“断奶”，害怕或畏惧走进社会。

●不要轻易相信被提纯的过去

在赵静蓉的研究中，我们平时所说的怀旧，是一种回归式怀旧，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值得留恋的，在当下的现实中，美好常常被剥夺，怀旧主体因此具有强烈的回返过去的情感倾向。

“但这种怀旧，往往是重构的。”赵静蓉说，“今天我们所怀念的过去，与真实的过去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会觉得毛时代很好，但是有些人可能并不这么想。其实大家都在选取回忆中自己需求的那部分。”

张洪涛跟朋友吃饭，谈到最近的空气污染，有人就怀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马路上很宽敞，大家都骑自行车，非常环保。“但是很多人却不会提起骑自行车时冻得双腿发麻的情景。”赵静蓉说，经过怀旧主体想象加工过的过去，半真半假。

但更多的人却沉湎于此，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。

中山大学心理学教授做过一个实验，让学生们在感受寒冷的同时，回忆旧事。结果显示，实验对象从记忆中调出与情感有关的旧事时，他们会感觉更温暖——怀旧增加了实验对象对痛苦与寒冷的耐受性。

这样的诱惑，让怀旧充满了吸引力。然而，过度怀旧，又会使这个词回到原来病症的意义。肖汉仕说，有的怀旧者甚至会出现习惯回忆过去而对现在格格不入，情绪无法自拔甚至难以控制的现象。

有专家将怀旧分为回归式和反思式。

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蒂基特说，如果将往事看成一种人生存在的方式，思考“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”，则可能从中获益。

“回归式怀旧常常是‘如果能回到以前就好了’的幻想，比如有的四五十岁的教师，会觉得过去学校分配房子，物价也很低，会情不自禁地怀旧。但这并不是真正要回去，激发他的可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。我们应该对过去有一些反思，这就是比回归式怀旧更进一层的反思式怀旧。”赵静蓉说，一个人渐渐积聚的生活经历也会教会他不轻易地信任和膜拜过去，这就必然引发对过去的怀疑心理和反思心理。

蔡崇达说，自己30岁以后，才会逐渐理解一些事情，而不是通过怀旧去逃避。“现在我们渐渐失去家园，不只是地理上的，还有心理秩序上的，后者更加严重。”在《皮囊》中，蔡崇达重现了福建小镇温暖宁和的画面，他称之为精神的维系，有了这种维系，才会让现实的精神更丰满。

但是，未必任何人都能做到。赵静蓉希望怀旧能够渐渐成为一个美学概念，就像我们会悲伤、会开心一样，成为一种情绪，“不是因为现实缺憾和现实的贫瘠，才拼命把怀旧当做救星来看。”

人老了，就容易怀旧，可我们身边的一些年轻人也在怀旧，怀念一段离现在其实很近的过往。

最早的怀旧是一种病症，可当怀旧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时，问题来了，是不是我们整体病了？

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怀旧可以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安慰，但当那个已经“提纯”的过去被反复怀念时，现实的我们又能得到什么？



作家封原穿着怀旧的衣服，办起怀旧的展览。

回忆被提纯得半真半假，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怀的哪门子旧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刘娇娇



上世纪80年代，孩子们的玩具。



这样的老式风扇曾为上世纪80年代的人送去清凉。

中国三次怀旧潮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刘娇娇

如果把怀旧作为一种心理态度或者社会态度，一种对历史资源的寻求，那么在中国早已有之，从中国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直到现在，共有三次怀旧思潮。

第一次怀旧潮起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今中西之争。19世纪末期，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，传统知识系统趋于崩溃，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成功为其物质基础的西方文明，成为指引中国现实出路的思想资源。但这种资源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现实困境，反而产生了更多更难解决的新问题。人们开始以回溯本源的方式，来反省现实的困境，比如以章太炎为首的“国粹派”，以梁漱溟为首的“东方文化派”，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，主张“文化回归”。

第二次怀旧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。它的直接缘起是“文革”之后的反思及寻根热潮。十年浩劫留下一片文化废墟，“何去何从”的问题再次压倒了一切。为了寻找答案，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，也由此掀起20世纪80年代的“文化热”。1985年1月，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次文化讲习班，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文化讲习热。这个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“第二次启蒙运动”，其中最中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如何继续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。

第三次怀旧潮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后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回望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角，1993年，《上海文学》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《旷野的废墟——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》一文，文章对当前中国文学危机的警告和诘难出发，提出当代人的精神信仰已然破灭、人文精神日渐萎缩的问题，呼吁作家“灵魂救赎”和文化人的自省，呼唤新的人文精神。